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顔鮑謝詩評卷三四

詳校官中書臣陸湘

助教臣常循覆勘

謄録貢生臣邵照

文選顔鮑謝詩評卷三

元　方回　撰

行旅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一首

謝靈運

述職期閑暑理棹變金素秋岸澄夕陰火旻團朝露辛

苦誰為情遊子值頹暮愛似莊念昔久敬曾存故如何

懐土心持此謝逺度李牧愧長袖郤克慙躧步良時不見遺醜狀不成惡曰余亦支離依方早有慕生幸休明世親蒙英達顧空班趙氏璧徒乖魏王瓠從來漸二紀始得傍歸路將窮山海迹未絶賞心晤

虛谷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然漢書王吉傳云名公述職舍於棠下而聽斷則諸侯治事亦曰述職可也靈運本期夏末視郡事而秋乃成行也見似人而喜出莊子久友交而中絶曾子以為三費出韓詩外

傳靈運不勝去國之懷故用此三事以寓念昔存故之意不但悵然於廬陵義真也李牧臂短為木杖接手晉郤克跛而登階齊婦人笑之出戰國策左傳支離疏形體不全孔子遊方之內方常也依常教也並出莊子靈運用此四事自況於醜惡疾病之列而亦不敢自畔於禮法猶幸而不見棄於明時也相如以趙璧為瑕惠子以魏瓠為無用靈運又用此二事謂英達之顧雖荷義真

出為外郡徐傅見擠珍非趙璧而棄如魏瓴也
從來漸二紀始得傍歸路想靈運去會稽始寧
出仕蹄二十餘年今乃因作郡而過家也將窮
山海迹未絶賞心晤自是佳句然其義專在義
真義真於靈運嘗云未能忘言於悟賞而靈運
終身亦有賞心永絶之歎此詩排比整密建安諸子
混然天成不如此陶淵明剥落枝葉不如此但當以
三謝詩觀之則靈運才高詞富意愴心怛亦未易涯

涘也

過始寧墅一首

謝靈運

束髮懷耿介逐物遂推遷違志似如昨二紀及兹年緇磷謝清曠疲苶慙貞堅拙疾相依薄還得静者便剖竹守滄海枉帆過舊山山行窮登頓水涉盡洄沿岩峭嶺稠疊洲縈渚連緜白雲抱幽石緑篠媚清漣葺宇臨迴江築觀基曾巔揮手告鄉曲三載期歸旋且為樹枌檟

無令孫願言

虛谷曰詩有形有脉以偶句叙事述景形也不必偶而必立論盡意脉也古詩不必與後世律詩不同要當以脉為主如此詩剖竹守滄海以下五聯十句皆偶未為奇也前八句不偶則有味矣束髮懷耿介當是年十五而涉世倏復二紀則三十歲矣沈約宋書靈運全傳内有山居賦注倏考拙與疾相迫而後得遂静者之志静者詩家多用本於論語仁者静但未

詳用静者二字誰為祖耳此所以述出處本末也期
約鄉曲三載而歸俾樹枌檟無孤始願此繳句又自
有味靈運欲書滿郡考後乃一年移疾去職蓋其家
温有餘無資於禄惜乎才高氣鋭積以不參時政為
恨遂致顛沛云始寧縣今上虞之南鄉芥奴結切

富春渚一首

謝靈運

宵濟漁浦潭旦及富春郭定山緬雲霧赤亭無淹薄遡

流觸驚急臨圻阻參錯亮乏伯昬分險過呂梁壑洊至宜便習兼山貴止託平生協幽期淪躓困微弱久露干禄請始果遠遊諸宿心漸申寫萬事俱零落懷抱既昭曠外物徒龍蠖

虛谷曰靈運歸會稽始寧墅從今漁浦泝富陽赴永嘉也定山赤亭今如故伯昬呂梁二事以言浙江之險坎之水洊至習乎險者也艮之兼山貴乎止也久露干禄請始果遠遊諸謂久有補郡之請今得永嘉

而遂逶遊之願也宿心漸申寫即所謂幽期者無可乖矣萬事俱零落一句怨辭也志欲與廬陵有所為雖未必曾有宰相之許而襟期不淺既為徐傅所擠則從前規度之事俱無復望也其怨深矣龍蠖之屈以求伸此謂心事明白如爵禄外物聽其可有可無也細味之靈運實未能忘情於世故如此作以詩法論之若無平生協幽期以下八句議論前十句鋪叙而已

七里瀨一首

謝靈運

羇心積秋晨晨積展遊眺孤客傷逝湍徒旅苦奔峭石淺水潺湲日落山照曜荒林紛沃若哀禽相叫嘯遭物悼遷斥存期得要眇既秉上皇心豈屑末代誚目覩嚴子瀨想屬任公釣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

虛谷曰文選注桐廬有七里瀨下數里至嚴陵瀨予作郡七年往來屢矣今人皆混而言之任公之釣志

其大而不志其小故所得者大予謂此寓言非所以擬嚴子遷斥者推移之義非謂遷謫也

登江中孤嶼一首

謝靈運

江南倦歷覽江北曠周旋懷新道轉迴尋異景不延亂流趨正絕孤嶼媚中川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表靈物莫賞藴真誰為傳想像崐山姿緬邈區中緣始信安期術得盡養生年

虛谷曰此今永嘉郡江心寺無疑予三十年前甲寅乙卯寓郡齋往遊見徐靈暉流來天際水截斷世間塵詩牌不見此詩至今永嘉稱為中川者因此詩也孤嶼媚中川媚字句中眼也懷新道轉迥此句尤佳心有不純去道愈遠但恐靈運道其所道耳尋異景不延異字可疑雲日空水之聯亦佳表靈藴真一聯似乎深與然從此說向神仙上去則所謂靈與真者仙也故於孤嶼之上想夫崐崘山之神而有信於安

期生之術安期瑯琊阜鄉人秦始皇東游與語三日
三夜者西王母者崑崙之神
初去郡一首
謝靈運
彭薛裁知恥貢公未遺榮或可優貪競豈足稱達生伊
予秉微尚拙訥謝浮名廬園當栖巖卑位代躬耕顧巳
雖自許心迹猶未并無庸妨周任有疾像長卿畢娶類
尚子薄游似邴生恭承古人意促裝返柴荆牽絲及元

興解龜在景平負心二十載於今廢將迎理棹遄還期
遵渚騖修垧遡溪終水涉登嶺始山行野曠沙岸淨天
高秋月明憩石挹飛泉攀林搴落英戰勝臞者肥止監
流歸停即是義唐化獲我擊壤情
盧谷曰搴絲及元興初仕解龜在景平謂去郡晉安
帝初改隆安至五年而改元元興是年三月桓玄入
京師二年十一月玄篡晉三年二月劉裕起兵四月
玄伏誅明年改元義熙三月安帝還京師自此盡十

四年恭帝改元元熙盡一年明年六月劉裕篡晉改元熙二年為永初元年盡三年少帝改元景平明年文帝入改永平二年為元嘉元年自元興之元至景平之元凡二十三年靈運初以襲康樂公除散騎常侍不就此牽絲之始也得非桓玄未反之先乎其為瑯琊王大司馬參軍此則在反正之後無疑中間遷太子左衛率次沈約宋書細考永初三年秋出為永嘉太守景平元年秋謝病去職作此詩以彭宣薛廣

德貢禹為不足以周任司馬長卿尚子平郗曇容自擬刋本妨周任決非妨字非倣字即方字倣像類似四字一義故也或問予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以筆圈之良是遡溪終水涉登嶺始山行黙之則何義耶曰此於永嘉去郡如畫也永嘉城下泝潮江過青田縣抵處州始舍舟登馮公嶺出永康東陽非嘗至其地不知也文選注戰勝明貴不如義止監明語不如黙所注甚佳戰勝而肥子夏事出韓子莫監流水

而監於止水出文中子擊壤事出莊子論衡周處風

土記

初發石首城一首

謝靈運

白珪尚可磨斯言易為緇雖抱中孚爻猶勞貝錦詩寸

心若不亮微命察如絲日月垂光景成貸遂兾兹出宿

薄京畿晨裝摶曾颸重經平生別再與朋知辭故山日

已逺風波豈還時苕苕萬里帆茫茫終何之遊當羅浮

行息必廬霍期越海陵三山遊湘歷九嶷欽聖若旦暮懷賢亦悽其皎皎明發心不為歲寒欺

虛谷曰中孚貝錦之聯甚佳微命察如絲察字尤佳

老子曰夫惟道善貸與善成貸施也靈運感文帝之宥已故以日月喻之舊說會稽之浮山合於廣東之羅山廬山在今江州霍山灊皖是在今舒州三山海中九嶷湘中靈運方當治郡畧不及理人宣化事專言游山意太汗漫無歸宿萬世之後一遇大聖知其

解者是旦暮遇之出莊子晉人老莊之學初用為清談之資而詩亦必出於是一時之敝也

道路憶山中一首

謝靈運

采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楚人心昔絶越客腸今斷斷絶雖殊念俱為歸慮款存鄉爾思積憶山我憤懣追情棲息時偃臥任縱誕得性非外求自已為誰纂不怨秋夕長常苦夏日短濯流激浮湍息陰倚密竿懷故叵新

歡含悲忘春暖悽悽明月吹惻惻廣陵散殷勤訴危柱慷慨命促管

虛谷曰楚詞有云涉江采菱古樂府有江南辭靈運時必有此二曲其聲急而怨故引之以見故山之思有感於此聲也縱誕之説非是得性非外求謂樂在内是也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已訓止言各得其性而止出莊子靈運意謂山水之樂適我之性而自足自止無人能繼我者纂訓繼則亦深僻矣明月吹言

笛廣陵散言琴靈運當是作此音以寫悲怨危柱促

管謂琴笛之音自緩而急悲怨至此極也詩尾應首

然有哀以思之意未為佳篇

入彭蠡湖口一首

謝靈運

客遊倦水宿風潮難具論洲島驟迴合圻岸屢崩奔乘

月聽哀狖浥露馥芳蓀春晚綠野秀巖高白雲屯千念

集日夜萬感盈朝昏攀崖照石鏡牽葉入松門三江事

多往九派理空存靈物差珍怪異人祕精魂金膏滅明光水碧綴流温徒作千里曲絃絶念彌敦

虛谷曰彭蠡湖口今江州湖口也石鏡松門文選注張僧鑒尋陽記顧野王輿地志各指其地惟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此二句者知三江九江自晉宋時已不明矣中江南江北江先儒所辯有尚書索玄在分九派於尋陽郭璞江賦云耳後人亦不能定九派之迹劉子澄淳祐江州圖經詳著之予已别書訂此

詩則靈運之所不詳後人姑存疑事也靈物異人以下又歸宿於仙道千里曲想當時有此琴操徒作此曲而仙靈不接所以弦雖絕而心徒悲也大抵以恍惚為宗要為不近人情胸中亦別無十分道理也

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一首

謝靈運

南州實炎德桂樹凌寒山銅陵映碧澗石磴瀉紅泉既枉隱淪客亦棲肥遁賢險逕無測度天路非術阡遂登

羣峰首邀若升雲煙羽人絶髣髴丹丘徒空筌圖牒復磨滅碑版誰聞傳莫辨百世後安知千載前且申獨往意乘月弄潺湲恒充俄頃用豈為古今然

虛谷曰華子期甪里弟子見列仙傳故老相傳翔集此頂故稱華子岡神仙茫昧前後莫測且申獨往意夫獨往者聊以自充俄頃之賞非為尊古畀今而然也

北使洛一首

顔延年

改服飭徒旅首路跼險艱振楫發吳洲秣馬陵楚山塗出梁宋郊道由周鄭閒前登陽城路日夕望三川在昔輟期運經始闊聖賢伊穀絕津濟臺館無尺椽宮陛多巢穴城闕生雲煙王猷升八表嗟行方暮年陰風振涼野飛雲䨱窮天臨塗未及引置酒慘無言隱憫徒御悲威遲良馬煩遊役去芳時歸來屢徂諐遂心既已矣飛薄殊亦然

虛谷曰文選注沈約宋書曰延之為豫章世子中軍行參軍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一使慶殊命參起居延之至洛陽道中作詩一首文辭藻麗為謝晦傅亮所賞集曰時年三十二予味此詩人所可及所以書此詩者有二東晉五國一百四年義熙十二年恰一百年足也後四年而劉裕禪洛陽自惠帝朝喪亂迄于懷愍蒙塵百餘年丘墟延之三川之詠謂伊瀔絶津濟臺館無尺椽予存此所以考

時論事也義熙十二年延之年三十二元初三年出爲始安太守當年三十八元嘉三年入爲中書侍郎當年四十二元嘉十年有湖北田收詩當年四十九是年謝靈運誅至元嘉二十六年有京口蒜山後湖詩則年六十六矣孝武登阼爲金紫光禄大夫領湘東王師則七十餘矣予存此所以考年論人也又因而論之陶淵明元嘉四年卒年六十三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淵明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淵

明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淵明淵明悉送酒家覯此乃知延之詩雖不及靈運其胸次則過之靈運甞入廬山不為遠法師所與亦不聞其見交於淵明延之獨與淵明交好甚深以年計之永初三年淵明年五十八矣長延之二十歲亦可謂忘年之交也延之後作靖節徵士誄書曰有晉徵士雖出於衆志而延之實秉易名之筆其知淵明蓋深也違衆迷尤迮風光蹶身才非實榮聲有歇延之誄書淵明

所誨如此又書淵明獨立者危至方則礙語其有得淵明也多矣故曰詩雖不及靈運其冑次則過之

還至梁城作一首

顏延年

眇默軌路長憔悴征戍勤昔邁先徂師今來後歸軍振策睠東路傾側不及羣息徒顧將夕極望梁陳分故國多喬木空城凝寒雲丘隴塡郛郭銘誌滅無文木石扃幽闥黍苗延高墳惟彼雍門子吁嗟孟嘗君愚賤同堙

滅尊貴誰獨聞曷為久游客憂念坐自殷

虛谷曰此詩十韻故國多喬木空城凝寒雲丘壟填
郛郭銘誌滅無文木石扃幽闥黍苗延高墳惟彼雍
門子吁嗟孟嘗君愚賤同湮滅尊貴誰獨聞亦通論
也但不可及耳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一首

顔延年

江漢分楚望衡巫奠南服三湘淪洞庭七澤藹荆牧經

逵延舊軌登闉訪川陸水國周地險河山信重複却倚
雲夢林前瞻京臺囿清雰霽岳陽曾暉薄瀾澳悽矣自
逺風傷哉千里目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存沒竟何
人炯介在明淑請從上世人歸來埶桑竹
虛谷曰此詩十韻江漢分楚望荆巫奠南服三湘淪
洞庭七澤藹荆牧起句二韻大槩言地勢郊外曰牧
荆牧言七澤之野也末韻請從上世人歸來埶桑竹
有感於存沒竟何人炯介在明淑而云初不明言炯

介明淑為進為退而為松竹之句則意在退也

還都道中作一首

鮑明逺

昨夜宿南陵今旦入蘆洲客行惜日月崩波不可留侵星赴早路畢景逐前儔鱗鱗夕雲起獵獵曉風遒騰沙鬱黄霧翻浪揚白鷗登艫眺淮甸掩泣望荆流絶目盡平原時見逺煙浮倏悲坐還合俄思甚兼秋未甞違户庭安能千里游誰令乏古節貽此越鄉憂

虛谷曰此詩尾句絶佳守古人之節不輕出仕則焉得有越鄉之憂乎前段皆江路曉行暮宿之意

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一首

謝玄暉

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騖天際識歸舟雲中辯江樹旅思倦搖搖孤游昔已屢既懽懷禄情復協滄洲趣囂塵自玆隔賞心於此遇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

虛谷曰天際識歸舟雲中辯江樹古今絶唱江路西

南永今大江上水指西南行而南為多歸流東北鶩
今下水即東北行而北為多之宣城即上水玄暉家
於浙則東北乃其歸路上水用東北風下水用西南
風此二句又似指定江流之勢古今不可易也得郡
而兼得山水之樂於永嘉臨川則靈運於宣城則玄
暉而玄暉至今專謝宣城之名云板橋名今猶存晉
宋時乃浮橋

敬亭山詩一首

謝玄暉

茲山亘百里合沓與雲齊隱淪既已託靈異居然棲上干敞白日下屬帶迴谿交藤荒且蔓樛枝聳復低獨鶴方朝唳饑鼯此夜啼渫雲已漫漫多雨亦凄凄我行雖紆組兼得尋幽蹊緣源殊未極歸徑窅如迷要欲追奇趣即此陵丹梯皇恩竟已矣茲理庶無睽

虛谷曰此詩妙在何處亦本無妙而玄暉詩名與敬亭山千古不朽何也學者試下一轉語

休沐重還道中一首

謝玄暉

薄游第從告思閑願罷歸還邛歌賦似休汝車騎非灞池不可别伊川難重違汀葭稍靡靡江菼復依依田鶴遠相叫沙鴇忽爭飛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試與征徒望鄉淚盡霑衣賴此盈罇酌含景望芳菲問我勞何事霑沐仰清徽志狹輕軒冕恩甚戀重闈歲華春有酒初服偃郊扉

虛谷曰薄遊於朝本孫綽語謂立朝僅許給假故曰薄遊第從告漢書五日得一休沐休者假也沐者洗也願罷歸而僅賜休沐也司馬相如還臨邛諭蜀而歸也嘗奏賦漢武故玄暉以為似之袁紹以濮陽令歸汝南不敢以輿服令許子將見單車歸家玄暉無此車徒故曰非也此二句極佳長安之霸池洛陽之伊川借喻京師以言戀闕之意楚山吳岫二句亦佳玄暉家吳中嘗有詩曰再遊館娃宮是也末句謂志

輕軒冕而君恩之至則又有禁闥之戀重闈謂宮省也最後句終期退閒其思緩而不迫尤有味也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一首

謝玄暉

灞涘望長安河陽視京縣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喧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去矣方滯淫懷哉罷歡宴佳期悵何許淚下如流霰有情知望鄉誰能鬒不變

虛谷曰起句以長安洛陽擬金陵用王粲潘岳二詩極佳李白云解道澄江浄如練令人却憶謝玄暉此一聯尤佳也三山今猶如故回望建康甚近想六朝時甚盛也味末句其惓惓於京邑如此去國望鄉其情一也有情無不知望鄉之悲而况去國乎

京路夜發一首

謝玄暉

擾擾整夜裝肅肅戒徂兩曉星正寥落晨光復泱漭猶

霑餘露園稍見朝霞上故鄉邈已敻山川修且廣文奏
方盈前懐人去心賞敕躬每跼蹐瞻恩唯震蕩行矣倦
路長無由稅歸鞅
虚谷曰此乃早行詩兩車也徂兩二字甚佳

樂府

會吟行

謝靈運

六引緩清唱三調佇繁音列筵皆静寂咸共聆會吟會

吟自有初請從文命敷敷績壺冀始刊木至江汜列宿炳天文負海横地理連峰競千仞背流各百里滮池漑粳稻輕雲曖松杞兩京愧佳麗三都豈能似層臺指中天高墉積崇雉飛燕躍廣途鷁首戲清沚肆呈窈窕容路曜便娟子自來彌年代賢達不可紀句踐善廢興越叟識行止范蠡出江湖梅福入城市東方就旅逸梁鴻去桑梓牽綴書土風辭殫意未已

虛谷曰文選不注會吟行之義詳考乃是做陸機吳

趍行崔豹古今注曰吳趍曲吳人以歌其地也今曰會吟非吳會之會即會稽之會今兩浙秦之會稽郡漢之吳郡也陸機之作曰楚妃且莫歎齊娥且莫謳四坐並清聽聽我歌吳趍吳趍自有始請從昌門起以下十四韻皆述吳中風土人物靈運之作起句三韻同調以下少一韻耳鋪叙誇張别無高意皆不可謂之佳作六引三調文選注亦不詳明所引吳越六人所謂越叟者出越絶書子胥戰於檇李闔閭軍敗

欲復其讎師事越公録其術又非范蠡其人他書未嘗見東方朔就旅逸出劉向列仙傳謂宣帝時棄郎去避亂政置幘官舍風飄之去後見會稽賣藥漢書無此事餘四人史可考

樂府詩八首

鮑明遠

東武吟

主人且勿諠賤子歌一言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始

隨張校尉占募到河源後逐李輕車追虜窮塞垣密塗亘萬里寧歲猶七奔肌力盡鞍甲心思歷涼溫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時事一朝異孤績誰復論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腰鐮刈葵藿倚杖收雞豚昔如鞲上鷹今似檻中猿徒結千載恨空負百年怨棄席思君幄疲馬戀君軒願垂晉主惠不愧田子魂

虛谷曰此早從軍而晚無成者晉文公捐籩豆棄席蓐舅犯夜哭出韓子田子方贖老馬事出韓詩外傳

能垂晉主之惠則能不愧於田子之神矣而後世之不顧棄席老馬者衆矣東武地本太山當吟齊之土風今照用題不拘恐謂東武之人應募亦可詩有筆力如轉石下千仞山衮衮轟轟不可禦李太白詩甚似之

出自薊北門行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徵騎屯廣武分兵救朔方嚴秋筋竿勁虜陣精且彊天子按劍怒使者遥相望雁行

緣石徑魚貫度飛梁簫鼓流漢思旌甲被胡霜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投軀報明主身死為國殤

虛谷曰此全用楚詞國殤之意身既飛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張巡嚼齒穿齦之類是也西京雜記元封二年大雪深五尺牛馬踡縮如蝟少陵詩漢時長安雪一丈牛馬寒毛縮如蝟鮑用又在先也

結客少年場行

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鈎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讐追兵一旦至負劍遠行遊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丘升高臨四關表裏望皇州九塗平若水雙闕似雲浮扶宮羅將相夾道列王侯日中市朝滿車馬若川流擊鐘陳鼎食方駕自相求今我獨何為坎壈懷百憂

虛谷曰此謂俠少晚而悔者朱家郭解之徒終貽悔吝況區區殺人亡命子乎可以為戒也此詩專指洛陽四關者東成臯南伊闕北孟津西函谷雙闕者南

北宮乃秦始皇所創九塗平若水雙闕似雲浮此亦

古詩蹉對句法

東門行

傷禽惡弦驚倦客惡離聲離聲斷客情賓御皆涕零涕零心斷絶將去復還訣一息不相知何況異鄉别遥遥征駕遠杳杳落日晚居人掩閨卧行子夜中飯野風吹秋木行子心腸斷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絲竹徒滿坐憂人不解顔長歌欲自慰彌起長恨端

虛谷曰此專言離別之難詩四折為二韻三韻各二折味至末句則凡中有憂者雖合樂也而愈悲雖長歌也而愈怨不特離別也虛弓落鴈事出戰國策更羸於魏王射者葢寓言設譬此所謂傷禽惡弦驚也

苦熱行

赤阪橫西阻火山赫南威身熱頭且痛鳥墮魂來歸湯泉發雲潭焦煙起石圻日月有恒昏雨露未嘗晞丹蛇踰百尺玄蜂盈十圍含沙射流影吹蠱痛行暉鄣氣晝

熏體菌露夜沾衣飢猿不下食晨禽不敢飛毒涇尚多
死渡瀘寧具腓生軀蹈死地昌志登禍機戈船榮既薄
伏波賞亦微財輕君尚惜士重安可希
虛谷曰熱者地之至惡死者事之至難蹈至惡之地
責以至難之事而上之人不察則天下士有去之而
已君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此詩連以十六
句言苦熱一句用一事富哉言乎毒涇渡瀘始入議
論謂所住之地甚於秦人之毒涇諸葛之渡瀘死地

禍機決無可全之理而軍賞微薄則必失天下之心矣韓詩外傳田饒對宋燕語財者君所輕死者士所重君不能用所輕欲使士致重乎

白頭吟

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何慙宿昔意猜恨坐相仍人情賤恩舊世議逐衰興毫髮一為瑕丘山不可勝食苗實碩鼠玷白信蒼蠅鳧鵠遠成美薪芻前見陵申黜褒女進班去趙姬昇周王日淪惑漢帝益嗟稱心賞猶難

恃貌恭豈易憑古来共如此非君獨撫膺

虚谷曰司馬相如欲聘茂陵女卓文君為白頭吟此用其題而廣之也沈約宋書古白頭辭曰凄凄重凄凄嫁女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廣其意則不止夫婦間也此詩可謂遒麗俊逸黄鵠所從來遠而貴之雞所從來近而日疏之韓詩外傳田饒語魯哀公者譬若薪燎後者處上文子語亦汲黯語蓋遠近前後之說也心賞貌恭一聯至佳至佳

放歌行

蓼蟲避葵堇習苦不見非小人自齷齪安知曠士懷雞鳴洛城裏禁門平旦開冠蓋縱橫至車騎四方來素帶曳長飈華纓結遠埃日中安能止鐘鳴猶未歸夷世不可逢賢君信愛才明慮自天斷不受外嫌猜一言分珪爵片善辭草萊豈伊白璧賜將起黄金臺今君有何疾臨路獨遲迴

虛谷曰此詩之意全在夷世不可逢賢君信愛才四

句謂明君在上可以仕矣一言片善可致富貴豈徒取虞卿之白玉璧又將起郭隗之黃金臺而不急於仕者果何所病而不進乎起句用蓼蟲避葵堇事楚辭云蓼蟲不從乎葵藿言性不遷也世間以苦為甘以臭為香者固有之然士之處世果逢明君何為不仕茍有一之未然則不如蓼蟲之安於苦也

升天行

家世宅關輔勝帶宦王城備聞十帝事委曲兩都情倦

見物興衰驟覩俗屯平翩翻類迴穿恍惚似朝榮窮塗悔短計晚志重長生從師入遠岳結友事僊靈五圖發金記九籥隱丹經風餐委松宿雲卧恣天行冠霞登綵閣解玉飲椒庭蹔遊越萬里近别數千齡鳳臺無還駕簫管有遺聲何時與爾曹啄腐共吞腥

虛谷曰厭世故而求神仙神仙果有之乎張子房願從赤松子遊以全功名也梅福去為吳市卒人以為仙以避亂也未必真有所謂升天者也蘇子由評李

白詩語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為難語遊俠則白晝殺人不以為非予以鮑明遠詩輒續之曰語神仙則白日升天不以為無若從尾句之意則寓言借喻君子有高志遠意拔出塵埃之表者視世之卑汙苟賤之人直如禽蟲之吞啄腐腥耳五圖九籥據文選注引抱朴子五嶽真形圖鄭玄易緯注齊魯閒藏器之管曰籥又以藏經丹有九轉

鼓吹曲

謝玄暉

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帶淥水迢遞起朱樓飛甍夾馳道垂楊蔭御溝凝笳翼高蓋疊鼓送華輈獻納雲臺表功名良可收

虛谷曰文選注奉隋王教作鼓吹歌軍樂也謂之短簫鐃歌黄帝岐伯所作又古入朝曲吳録張紘語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為金陵秦始皇時望氣者云金陵有王者氣故斷連岡改名秣陵曹植詩壯哉帝王居

佳麗殊百城玄暉此二句膾人牙頰後四句亦孰為
人所誦徐引聲謂之𧦝小擊鼓謂之疊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顔鮑謝詩評卷四

元　方回　撰

雜詩

七月七日夜詠牛女一首

謝惠連

落日隱櫚楹升月照簾櫳團團滿葉露析析振條風蹀足循廣除瞬目矖曾穹雲漢有靈匹彌年闕相從遐川

阻暱愛修渚曠清容弄杼不成藻聳轡騖前蹤昔離秋已兩今聚夕無雙傾河易迴斡款顔難久悰沃若靈駕旋寂寥雲幄空留情顧華寢遙心逐奔龍沈吟為爾感情深意彌重

虚谷曰世人云七月七日織女嫁牽牛本出齊諧記謂為桂陽城武丁之言無是理也神仙荒唐予尚未信況又出於一夫之口誣蔑星象虚無妄誕曰此仙者之説而世人信之殊可憫也且星之為物固有飛

孛流彗之異此徒見有織女之女字撰造夫婦靈配夜渡天河等事以欺愚俗豈不哀哉玄暉詩推昔離秋已兩令聚夕無雙為詩宗所稱文選注昔離迄今會而秋已兩令聚便別故夕無雙也亦注得好他不過體貼敷衍耳無議論斷此事善乎少陵之詩曰牽牛出河西織女出河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竟難候此事終蒙朧是也然猶曰颯然精靈合何必秋遂通似不謂之全無是理者此少陵力為辨析

謂假使有此精靈倏合何必於秋之七夕耶所以力闢之而非以為有也自祈請走兒童以至日出甘所終既哂夫因節乞巧者之愚自嗟汝未嫁女以至丈夫多英雄又所以訓夫臣之於君猶婦之於夫未有私會苟合而可久者此少陵詩所以獨步也然則牛女之說誨淫之薄俗歟

擣衣詩一首

謝惠連

衡紀無淹度晷運倏如催白露滋園菊秋風落庭槐肅
肅莎雞羽烈烈寒螿啼夕陰結空幙宵月皓中閨美人
戒裳服端飾相招攜簪玉出北房鳴金步南階櫩高砧
響發楹長杵聲哀微芳起兩袖輕汗染雙題紈素既已
成君子行未歸裁用笥中刀縫為萬里衣盈篋自余手
幽緘候君開腰帶準疇昔不知今是非

虛谷曰此詩全在後面八句尤佳則尾句也似當作
寄衣以上八句不過賦擣衣而已無佳處又前八句

則述秋夜之景而已斗半夜建者衡北斗中一星也

冬至日月起於牽牛為星紀故曰衡紀無淹度

南樓中望所遲客一首

謝靈運

杳杳日西頹漫漫長路迫登樓為誰思臨江遲來客與我別所期期在三五夕圓景早已滿佳人猶未適即事怨睽攜感物方悽戚孟夏非長夜晦明如歲隔瑤華未堪折蘭苕已屢擿路阻莫贈問云何慰離析搔首訪行

人引領冀良覿

靈運始寧又北轉一汀七里有園南門樓南樓百許步對橫山在今上虞此遲客之所也遲去聲訓待而文選注音訓為思非是江淹擬湯休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不如靈運語意足有來歷初與客期會於月望之夕今月忽圓而客不至所以為佳淹所謂日暮碧雲合豈初以黃昏為期乎故曰不如靈運之語意足也

田南樹園激流植援一首

謝靈運

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不同非一事養痾亦園中中園屏氛雜清曠招遠風卜室倚北阜啓扉面南江激澗代汲井插槿當列墉羣木既羅戸衆山亦對牎還迤趨下田迢遞瞰高峯寡欲不期勞即事罕人功唯開蔣生徑永懷求羊蹤賞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

虛谷曰四句唱起有議論瓛榮緒晉書胡孔明有言隱者在山樵者亦在山在山則同所以在山則異靈

運則謂吾樵非隱於中園養病而已此所謂在山同所以在山者異也無井也以澗代之無墉也以槿當之羅戶之木對窻之山迤邐則趨下岫迢遞則瞰高峯謂皆出於自然吾本寡欲而得於勞力即此為田園之事而功寡矣其以人力為之者唯開三徑以待賞心之友耳三輔決錄蔣詡字元卿隱於杜陵舍中三逕惟羊仲求仲從之遊妙善同出郭象莊子注賞心二字靈運屢用之每篇必然

齋中讀書一首

謝靈運

昔余遊京華未嘗廢丘壑矧乃歸山川心跡雙寂寞虛館絕諍訟空庭來鳥雀卧疾豐暇豫翰墨時間作懷抱觀古今寢食展戲謔既笑沮溺苦又哂子雲閣執戟亦以疲耕稼豈云樂萬事難竝歡達生幸可託

虛谷曰文選注永嘉郡齋也虛館絕諍訟空庭來鳥雀恐是棄郡事則可予嘗寓永嘉郡齋近時特為殷

盛未易以卧病治也耕稼豈云樂此一句似失言婾一日郡齋之安而笑夫碌碌朝列之人可也謂勝沮溺而耕稼亦在所卑過矣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溪石瀨修竹茂林詩一首

謝靈運

躋險築幽居披雲卧石門苔滑誰能步葛弱豈可捫嫋嫋秋風過萋萋春草繁美人遊不還佳期何由敦芳塵

凝瑶席清酹滿金樽洞庭空波瀾桂枝徒攀翻結念屬
霄漢孤景莫與諼俯濯石下潭仰看條上猨早聞夕飇
急晚見朝日暾崖傾光難留林深響易奔感往慮有復
理來情無存庶特乘日車得以慰營魂匪為衆人說冀
與智者論

虛谷曰詩題止是新築幽居終篇乃屬意所思有美
人不來之歎感往慮有復理來情無存此是說道理
處然老莊之學不可強以吾儒性命道德通之莊子

所謂乘日車郭象亦注不明謂日出而遊日入而息
亦不足多窮也

數詩一首

鮑明遠

一身仕關西家族滿山東二年從車駕齋祭甘泉宮三朝國慶畢休沐還舊邦四牡曜長路輕蓋若飛鴻五侯相餞送高會集新豐六樂陳廣坐組帳揚春風七盤起長袖庭下列歌鍾八珍盈彫俎綺肴紛錯重九族共瞻

暹賓友仰嶽容十載學無就善宦一朝通

虚谷曰此游戲翰墨如金石絲竹八音建除滿平十二辰角亢氐房二十八宿皆以作難得巧為功非詩之自然者也數者自一至十始云一身仕關西家族滿山東末至十載學無就善宦一朝通緊要意全在此謂寒士之學十載不成巧宦之人一朝通顯如前九韻所云耳

一

翫月城西門廨中一首

鮑明遠

始見西南樓纖纖如玉鉤末映東北墀娟娟似蛾眉蛾眉蔽珠櫳玉鉤隔瑣窻三五二八時千里與君同夜移衡漢落徘徊帷戸中歸華先委露别葉早辭風客游厭苦辛仕子倦飄塵休澣自公日宴慰及私辰蜀琴抽白雪郢曲發陽春肴乾酒未缺金壺啓夕淪迴軒駐輕蓋留酌待情人

虚谷曰前六韻言月之自缺而滿又有感於節物之

易凋文選注華落向本故曰歸華葉下離枝故曰别

葉亦佳後五韻言宦游休澣偶值此月具琴曲設酒

看當夕漏之云初命駐車以同酌也淪訓波小波曰

淪此詩不似晉後宋人詩

始出尚書省一首

謝玄暉

惟昔逢休明十載朝雲陛既通金閨籍復酌瓊筵醴宸

景厭照臨昏風渝繼體紛虹亂朝日濁河穢清濟防口

猶寬政餐荼更如薺英袞暢人謀文明固天啓青精翼
紫軑黃旗映朱邸還覲司隸章復見東都禮中區咸已
泰輕生諒昭洒趨事辭宮闕載筆陪旌棨邑里向疎蕪
寒流自清泚衰柳尚沈沈凝露方泥泥零落悲友朋歡
虞讌兄弟旣秉丹石心寧流素絲涕乘此終蕭散垂竿
深澗底

虛谷曰讀首四句知朓盡齊武帝永明之世立朝十
許年次六句痛鬱林次八句美齊明帝稱曰英袞知

其咏帝用青精黄旗并光武司隸事則帝有所歸矣海陵為虚位也趨事載筆一聯去尚書省為記室也邑里以下十句乃是因出省而還家眺前賦東田詩有莊在鍾山葢有退閒之意也詩排比多而興趣淺三謝惟靈運詩喜以老莊說道理寫情懐述景則不冗寄意則極怨為特高云

直中書省一首

謝玄暉

紫殿肅陰陰彤庭赫弘敞風動萬年枝日華承露掌玲
瓏結綺錢深沈映朱綱紅藥當階翻蒼苔依砌上玆言
翔鳳池鳴珮多清響信美非吾室中園思偃仰朋情以
鬱陶春物方駘蕩安得淩風翰聊恣山泉賞
虛谷曰眺嘗轉中書郎此紅藥蒼苔之詩應用者資
為事料熟矣寔則潘岳懷縣詩有云清泉過庭激綠
槐夾門植信美非吾土秖攪懷歸志此全做之也處
省闥而思江湖人能為是言能踐者鮮耳萬年枝今

人以為冬青樹承露盤漢武所為江左宮殿無之殆借用耳

觀朝雨一首

謝玄暉

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旣灑百常觀復集九成臺空濛如薄霧散漫似輕埃平明振衣坐重門猶未開耳目暫無擾懷古信悠哉戢翼希驤首乘流畏曝鰓動息無兼遂歧路多徘徊方同戰勝者去翦北山萊

虛谷曰百常闕出張景陽七命九成臺出呂氏春秋此必省中早坐見雨有驤首之思又有曝鰓之懼動而進乎息而退乎恐熊魚難兼而路分為二莫知適從也如子夏戰紛華而勝則可歸矣亦平

郡內登望一首

謝玄暉

借問下車日匪直望舒圓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山積陵陽阻溪流春穀泉威紆距遙甸巉巖帶遠天切切

陰風暮桑柘起寒煙悵望心已極惝怳魂屢遷結髮倦為旅平生早事邊誰規鼎食盛寧要狐白鮮方弃汝南諾言税遼東田

虚谷曰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朱文公極喜此上一句謂有力唐子西語録謝玄暉詩平楚猶平野也吕延濟乃用翹翹錯薪言刈其楚謂楚木叢便覺氣象殊窘予所有李善本亦爾近世張雪窻良臣詩秪留平楚伴銷凝予謂乃極目寒蕪之意平野縱無大

草木所以蒼然者葢亦青青而無極也宣城郡有陵陽山所謂仙人陵陽子明見劉向列仙傳春穀縣在丹陽郡出漢書末句汝南諾下棄字佳謂不能為太守與人畫諾字也遼東田下稅字亦佳牛暴管寧田寧牽牛飼之亦善用事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一首

謝玄暉

炎靈遺劍璽當塗駭龍戰聖期缺中壤霸功興寓縣鵲

起登吳山鳳翔陵楚甸衿帶窮巖險惟帝畫謀選北拒
溺滕鑣西龜妝組練江海既無波俯仰流英盼裘冕類
禋郊卜揆崇離殿釣臺臨講閱樊山開廣讌文物共葳
蕤聲明且葱蒨三光猒分景書軌欲同薦參差世祀忽
寂漠市朝變舞館識餘基歌梁想遺轉故林衰木平荒
池秋草徧雄圖悵若兹茂宰深遐睠幽客滯江皋從賞
乖纓弁清卮阻獻酬良書限聞見幸藉芳音多承風采
餘絢于役儻有期鄂渚同游衍

虗谷曰炎靈遺斬蛇之劒與傳國之璽而吴與日月星三光猒乎分景而書軌欲同也故吴亡凡詩述興感之事則雅而難為工言及衰亡則哀而易為辭此舞館歌梁故林荒池四句所以讀之而見其佳也伏武昌者伏曼容自大司馬參軍出為武昌太守朓以茂宰稱之太守亦可云茂宰而世人罕用

和王著作八公山詩一首

謝玄暉

二別阻漢抵雙峭望河澳玆嶺復巑岏分區奠淮服東限瑯邪臺西距孟諸陸阡眠起雜樹檀欒蔭修竹日隱澗疑空雲聚岫如複出沒眺樓雉遠近送春目戎州昔亂華素景淪伊穀阽危賴宗衮微管寄明牧長蛇固能剪奔鯨自此曝道峻芳塵流業遙年運條平生仰令圖吁嗟命不淑浩蕩別親知連翩戒征軸再遠館娃宮兩去河陽谷風煙四時犯霜雨朝夜沐春秀良已彫秋場庶能築

虛谷曰此詩平平鋪叙瑯琊孟諸東限西距汎而不切又誤向背平生仰令圖以下自述兩别家鄉之意以辛苦為歎殊無足觀檀欒蔭修竹一聯處處可用何獨八公山

和徐都曹一首

謝玄暉

宛洛佳遨遊春色滿皇州結軫青郊路迴瞰蒼江流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桃李成蹊徑桑榆陰道周東都

已微載言歸望綠疇

虛谷曰文選注和徐都曹勉昧旦出新渚此乃借究

洛以喻建康小詩十句而三句膾炙人口

和王主簿怨情一首

謝玄暉

掖庭聘絕國長門失歡宴相逢詠蘼蕪辭寵悲班扇花

叢亂數蝶風簾入雙燕徒使春帶賒坐惜紅粧變生平

一顧重宿昔千金賤故人心尚爾故人心不見

虛谷曰花叢亂數蝶風簾入雙燕靈運惠連顏延年鮑明遠在宋元嘉中未有此等綺麗之作也齊永明體自沈約立為聲韻之說詩漸以卑而玄暉詩徇俗太甚太工太巧陰何徐庾繼作遂成唐人律詩而晚唐尤纖瑣蓋本原於斯一顧重而千金輕此聯乃絕佳事出列女傳楚成王之夫人鄭子瞀初成王登臺子瞀不顧王曰顧吾與汝千金子瞀遂行不顧為子瞀之不顧千金彼一時也為王嬙陳后班姬見棄於

主此一時也杜荀鶴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之句全得此格

雜擬

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

謝靈運

建安末余時在鄴宮朝遊夕讌究歡愉之極天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今昆弟友朋二三諸彦共盡之矣古來此娛書籍未見何者楚襄王時有宋

王唐景梁孝王時有鄒枚嚴馬遊者美矣而其主不文漢武帝徐樂諸才備應對之能而雄猜多忌豈獲晤言之適不誣方將庶必賢於今日爾歲月如流零落將盡撰文懷人感往增愴其辭曰

魏太子

百川赴巨海衆星環北辰照灼爛霄漢遙裔起長津天地中橫潰家王拯生民區宇既滌蕩羣英必来臻忝此欽賢性由來常懷仁況值衆君子傾心隆日新論物靡

浮說析理實敷陳羅縷豈闕辭窈窕究天人澄觴滿金罍連榻設華茵急絃動飛聽清歌拂梁塵何言相遇易此歡信可珍

王粲

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

幽厲昔崩亂桓靈今板蕩伊洛既燎煙函崤沒無像整裝辭秦川秣馬赴楚壤沮漳自可美客心非外奬常歎詩人言式微何由往上宰奉皇靈侯伯咸宗長雲騎亂

漢南紀郢皆掃盪排霧屬盛明披雲對清朗慶泰欲重
疊公子特先賞不謂息肩願一旦值明兩並載遊鄴京
方舟汎河廣綢繆清讌娛寂寥梁棟響既作長夜飲豈
顧乘日養

陳琳

袁本初書記之士故述喪亂事多

皇漢逢屯邅天下遭氛慝董氏淪關西袁家擁河北單
民易周章窘身就羈勒豈意事乖已永懷戀故國相公

實勳王信能定蝥賊復覩東都輝重見漢朝則餘生幸
已多矧迺值明德受客不告疲飲讌遺景刻夜聽極星
闌朝遊窮曛黑哀哇動梁埃急觴盪幽默且盡一日娛
莫知古來惑

徐幹

少無宦情有箕潁之心事故仕世多素辭

伊昔家臨淄提攜弄齊瑟置酒飲膠東淹留憩高密此
歡謂可終外物始難畢搖蕩箕濮情窮年迫憂慄末塗

幸休明樓集建薄質已免負薪苦仍游椒蘭室清論事究萬美話信非一行觴奏悲歌永夜繫白日華屋非蓬居時髦豈余匹中飲顧昔心悵焉若有失

劉楨

卓犖偏人而文最有氣所得頗經奇

貧居晏里閈少小長東平河兖當衝要淪飄薄許京廣川無逆流招納厠羣英北渡黎陽津南登紀郢城既覽古今事頗識治亂情懽友相解達敷奏究平生矧荷明

哲顧知深覺命輕朝遊牛羊下暮坐桔橰鳴終歲非一日傳卮弄新聲辰事既難諧歡願如今并唯羨肅肅翰繽紛戾高冥

應瑒

汝頴之士流離世故頗有飄薄之歎

嗷嗷雲中鴈舉翮自委羽求涼弱水湄違寒長沙渚顧我梁川時緩步集頴許一旦逢世難淪薄恒羇旅天下昔未定託身早得所官渡厠一卒烏林預艱阻晚節值

衆賢會同庇天宇列坐廕華榱金樽盈清醑始奏延露
曲繼以闌夕語調笑輒酬答嘲謔無慙沮傾軀無遺慮
在心良已叙

阮瑀

管書記之任故有優渥之言

河洲多沙塵風悲黄雲起金羈相馳逐聮翩何窮已慶
雲惠優渥微薄攀多士念昔渤海時南皮戲清沚今復
河曲游鳴葭汎蘭汜躧步陵丹梯竝坐侍君子妍談既

愉心哀弄信睦耳傾酤係芳醑酌言豈終始自從食苹來唯見今日美

平原侯植

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遊然頗有憂生之嗟

朝遊登鳳閣日暮集華沼傾柯引弱枝攀條摘蕙草徙倚窮騁望目極盡所討西顧太行山北眺邯鄲道平衢修且直白楊信褭褭副君命飲宴歡娛寫懷抱良遊匪晝夜豈云晚與早衆賓悉精妙清辭灑蘭藻哀音下迴

鵠餘哇徽清昊中山不知醉飲德方覺飽願以黃髮期養生念將老

虛谷曰序擬曹丕作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實靈運語擬為曹丕詩者又云楚襄王時有宋玉唐景梁孝王時有鄒枚嚴馬游者美矣而其主不文漢武帝徐樂諸才備應對之能而雄猜多忌豈獲晤言之適予謂此序使其主宋武帝文帝見之皆必切齒其主不文明譏劉裕雄猜多忌亦能誅徐傅謝檀

者之所諱也又況言與行皆躁而不静作為韓亡秦帝之時宋之禪晉自義熙得柄近二十年而篡文帝在位至元嘉十年靈運坐誅其創業三十年矣而以憤辭輕為匡復晉室之語不已疎乎此序亦賈禍之一端也況文帝以文自命鮑照悟旨偽作才盡僅僅自全靈運誠可謂不智矣所擬八篇於曹丕云天地中横潰家王拯生民於王粲云排霧屬盛明披雲對清朗此全是晉宋詩建安無此於陳琳云夜聽極星

關朝廷窮曛黑於徐幹云華屋非蓬居時髪豈余匹皆不似建安於劉楨云朝遊牛羊下暮坐桔槹鳴桔槹二字恠詭詩云雞栖于桀牛羊下桔雞棲於杙為桀桀與槹音義同桔至也似不必如此立異於應瑒云官渡厠一卒烏林預艱阻頗合實事於阮瑀云河洲多沙塵風悲黄雲起此兩句頗哀壯於曹植云徙倚窮騁望目極盡所討西顧太行山北眺邯鄲道此四句亦高古然他皆規行矩步甃砌粧點而成無可

圈點全無所謂建安風調故予評其詩而不書其全篇陳琳徐幹阮瑀三子文選無其詩似不似固難懸斷然建安詩有古詩十九首規格晉人至高莫如阮籍詠懷尚有逕庭靈運山水之作細潤幽怨紆餘閑爽則有之矣非建安手也近世有休齋詩話者謂靈運擬鄴中八首無一語可稱誠哉是言今予於八首之中提出其可資話柄者如前亦已恕矣

擬古三首

鮑明遠

幽并重騎射少年好馳逐氈帶佩雙鞬象弧插彫服獸肥春草短飛鞚越平陸朝遊鴈門上暮還樓煩宿石梁有餘勁驚雀無全目漢虜方未和邊城屢翻復留我一白羽將以分虎竹

魯客事楚王懷金襲丹素既荷主人恩又蒙令尹顧日晏罷朝歸鞍馬塞衢路宗黨生光華賓僕遠傾慕富貴人所欲道德亦何懼南國有儒生迷方獨淪誤伐木青

江湄設置守甓兔

十五諷詩書篇翰靡不通弱冠參多士飛步游秦宮側

覩君子論預見古人風兩說窮舌端五車摧筆鋒羞當

白璧貺恥受聊城功晚節從世務乘障遠和戎解佩襲

犀渠卷褰奉盧弓始願力不及安知今所終

虛谷曰此三首亦擬古詩十九首如陸機也第一詩

惟用二事為博宋景公使弓人為弓九年乃成曰臣

之精力盡於此弓景公射之餘力益勁猶飲羽於石

梁出鬬子吳賀使羿射雀左目誤中右目出帝王世紀詩意欲以一矢求封侯也第二詩設為魯客之譏富貴不以道得南國儒生昭以自謂乃獨迷方失位伐木罝免而守其愚也第三詩謂少年讀書晚節從戎本非始願不知末路之為如何也然則昭竟有荊州之歿悲夫

學劉公幹體一首

鮑明遠

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集君瑶臺裏飛舞兩楹前茲辰自為美當避豔陽年豔陽桃李節皎潔不成妍

虚谷曰違龍山出楚詞茲辰自為美一句佳雪之為物當寒之時則為其美當桃李之時則無所容其皎潔矣物固各有一時之美也

代君子有所思一首

鮑明遠

西出登雀臺東下望雲闕層閣肅天居馳道直如髮繡

甍結飛霞璇題納行月築山擬蓬壺穿池類溟渤選色遍齊代徵聲匝卭越陳鐘陪夕讌笙歌待明發年貌不可還身意會盈歇蟻壤漏山河絲淚毀金骨器惡含滿欹物忌厚生沒智哉衆多士服理辨昭昧

虚谷曰此詩十韻前述帝居皇闕之盛而後嘆其忽衰雍門子感孟嘗君之意也築山擬蓬壺穿池類溟渤選色遍齊代徵聲匝卭越其盛如此蟻壤漏山河絲淚毀金骨器惡含滿欹物忌厚生沒一朝有不可

測者則衰矣一蟻之孔可以傾山潰河一絲之淚可以鑠金銷骨攲器滿則覆出家語生之厚而之死地出莊子詩意本亦常談但造語峭拔而世之富貴驕淫不戒以顛者比比是也則其言豈可忽諸